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数字化应对策略

韩思雨

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收稿日期: 2026年1月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2月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2月24日

摘要

伴随着中国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阶段, 人口结构快速变化给经济发展模式、生产力形态带来了新的挑战和要求。研究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就业结构以及新质生产力三方面系统梳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重影响, 并分析了数字经济在应对老龄化形势中所起的赋能作用。尽管人口老龄化使得劳动力供给减少、财政支出结构变化、技术创新活力降低, 给传统以及新兴生产体系带来压力; 但是老年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也孕育出巨大的消费潜力和新的“银发经济”模式。在此过程中, 数字技术的融合发展既改善了老年人接入社会服务的能力, 又依靠就业结构的二次平衡、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新兴服务产业的拓展, 发挥着调节与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作用。研究最后提出, 需从供需两方面入手, 以数字适老化作为抓手以形成新的发展模式, 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配合。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供给侧改革, 新质生产力, 数字经济, 银发经济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igital Response Strategies

Siyu Han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Received: January 5, 2026; accepted: February 7, 2026; published: February 24, 2026

Abstract

As China enters the stage of a deeply aging society, rapid changes in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have

brought new challenges and requirements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and the form of productivity.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dual impacts of population aging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ree aspects: the supply side,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analyzes the enabling rol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responding to aging trends. Although population aging reduces labor supply, reshapes the structure of fiscal expenditures, and weakens the vitalit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reby putting pressure on both traditional and emerging production systems, the continued growth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lso contains enormous consumption potential and new “silver economy” models. In this process,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not only improves older adults’ ability to access social services, but also, through a secondary rebalancing of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higher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the expansion of emerging service industries, plays a regulating and driving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inally,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from both the supply and demand sides, using age-friendl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s a key lever to form new production models and achieve a positive alignment between population aging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Population Aging, Supply-Side Reform,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igital Economy, Silver Econom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既是 21 世纪的全球性挑战，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变量。自 2000 年起，我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阶段，到 2023 年，60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由原来的 10.2% 上升到现在的 21.1%，老年人口总数为 2.97 亿，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据联合国预测，该比例会在 2055 年之前一直上升，我国会长时间维持在深度老龄化阶段[1]。这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生产要素结构、产业组织形式以及创新能力体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党的二十大及后续会议明确把“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途径，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征是以数字技术、智能制造、生物科技和绿色转型为关键核心，其突出的是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的深度结合。而在此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和新质生产力之间的紧张关系越发明显。一方面，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人力成本上升，制约了技术的应用和企业的创新能力[2]；另一方面，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催生了新的需求，促使养老、健康、生活服务等行业迅速发展，为新业态、新模式和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打下了现实基础。

此外，数字经济为应对老龄化对生产结构及就业市场造成的冲击做出了有效缓解。近年来，我国老年人的数字素养不断提高，“数字适老化”平台的普及催生了线上健康管理、虚拟社交、智能照护等新业态，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正在重新塑造我国老龄化背景下的经济结构以及劳动力组织方式。而关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国内外学者尚无一致意见。原因是，其所使用的样本存在差异。众多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会因地区老龄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形成差异[3]。宏观上看，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不是简单的矛盾关系，而是需要依靠政策调整、产业革新和科技赋能，打造出符合老龄社会的新型增长模式，实现人口结构调整和生产力的良性契合。因此，本文拟从供给侧压力、就业结构变化、新质生产力发展三个方面，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进行梳理，分析如何利用

“银发经济”和“数字适老化”把人口红利转变为技术红利，促进人口老龄化与经济高质量的协同发展。

2. 人口老龄化对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双面的，其负面作用主要在供给侧，体现为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劳动效率降低等方面；而正面影响则在需求侧，反映在养老、医疗等产业需求增长推动的经济活动上。

人口老龄化给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在供给侧。首先，劳动力供给减少，企业人力配置缺乏灵活性，导致生产率下降；其次，劳动力老龄化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减少经济产出。最后，老年人口比例增加，政府需要增加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的费用支出。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需要将加重财政负担；为维持老龄化社会的基本民生水平，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会挤占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对中长期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公共投资，从而削弱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4]。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正向影响在需求侧。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老年人口在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将越来越大。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相适应的养老产业，实施“银发经济”系统建设工程，有利于形成养老服务、健康医疗、文旅康养、智能助老产品等产业体系，从而拉动相关产业链的稳步发展，推进老龄事业与老龄产业、基本公共服务与多样化服务的协调发展。努力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既可以改善老年群体的生活水平，又有利于扩大内需、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增长点[5]。

尤其是，养老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要依靠大量的服务、技术、管理人员。这既可以缓解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失衡问题，又可以促进其他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由于老年人对高质量养老服务的需求不断上升，社会资本对养老产业的投入资金也会随之增加。不仅可以带动养老产业自身的壮大，还可以拉动医疗、康养、智能设备制造、文旅服务等相关产业链一起发展。同时，养老产业正在不断探索相应的服务业态和科技手段，推动养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使经济发展从传统的增长模式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

3. 人口老龄化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首先，就劳动要素而言，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双向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者的身体机能和认知能力都会出现退化，不仅导致自身工作效率降低，还会影响整个环节的劳动生产效率；但从另一角度来看，高龄劳动者由于长期积累的人力资本，可以更好地利用知识、技能和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甚至消除年龄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在某些岗位上提高产出效率。

其次，从产业结构来看，人口老龄化一方面会改变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行业转变，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最佳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会造成劳动力供应短缺，导致企业用工成本增加、低薪行业员工流失、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下降等问题，甚至造成区域产业结构不协调发展。此外，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技能结构也有很大影响。随着老年人对个性化服务需求的扩大，社会对低技能、低工资岗位的需求也会随之增加，促使劳动力更多地流入到服务业[6]。同时，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重新分配也在加速进行中，从而推动了就业结构向以服务为主的模式转变。

最后，在科技创新领域，现有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会抑制创新，从而对经济增长潜力造成阻碍[7]。第一，按照生命周期理论，个体创新能力一般在30到40岁之间达到顶峰，之后会逐渐下降。由于中老年人在劳动力结构中所占比例上升，社会整体的创新能力将面临下滑压力。因为，该群体更多地依靠已有经验和知识积累，不善于接受新的观念，容易产生思维定式，导致创新动机减弱，创新意愿趋于保守。这不但会抑制科技创新水平，还会削弱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和功效。在企业内部，员工年龄老化会导致其适应技术变革、推动自主创新的能力下降，甚至阻挠技术更新和产品迭代。在城镇化水平低、公共服

务供给不足的地区，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创新资源聚集不均衡的问题更严重，地方科技活跃度和创新成果产出效率均会降低。而企业为了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生产效率下降等难题，会用资本替代劳动，即加大对设备、自动化、技术的投入，从而降低单纯依靠劳动力投入所能带来的产出[8]。概言之，虽然人口老龄化因为技能适配性欠佳，加剧了人力资本结构的失衡。但是企业加大对资本与技术的投入规模，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技术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与重塑。

4. 人口老龄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应按照各地实际构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以此作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关键着力点。人是新质生产力的创造者和使用者，是新质生产力形成阶段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能动主体。突出人的主导地位，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和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培育和释放新质生产力的主要途径[9]。人口老龄化对新质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同样有着双重影响。

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劳动力人口持续减少、人口老龄化加速时期，该趋势不仅会对劳动力市场结构造成深远影响，也会削弱新质生产力发展所依靠的人力资源基础。劳动力数量减少、劳动者平均年龄增大，将导致劳动生产率、技术适应水平与创新意愿下降，不利于科技成果与新质要素的高效转化。老龄群体由于学习能力下降，无法达到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高素质与高技能的人力资本水平。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社会需要将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到养老、医疗等福利项目上，从而挤占教育、科技、基础设施等重要领域所需的生产性投资，这削弱了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和技术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技术创新和在实际场景中的推广应用效果，而人口老龄化一般会抑制地区的创新活力，使整体创新产出水平下降，从而对新质生产力的产生和转化产生消极影响。

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紧缩和用工成本提高，会倒逼企业加快人工劳动的资本和技术替代，使资源、技术向附加值高、有发展潜力的产业聚集。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者凭借积累的实践经验与知识储备，所产生的“干中学”效应将越来越明显。依靠公共政策支持，通过终身学习与再培训来提高中老年劳动者的技术适应及应用能力，可促使劳动生产率上升，进而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和核心支撑点，也是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转变的必要条件。由老龄社会催生出来的养老服务、健康科技、智慧医疗、适老产业是新质生产力应用的关键场景和产业增长点。围绕老年人多元化需求所引发的技术、服务、制度创新，反过来又会推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的发展。概言之，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中，人口老龄化既是挑战，也是外部驱动力。

因此，妥善处理人口老龄化和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开展政策引导与制度创新，提升人力资本的“可更新程度”。加大适老科技、养老产业与数字医疗研发的投入力度，把老龄社会转变为可以挖掘的创新资源。依靠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维持科技投入和教育供给的稳定性，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奠定稳固的制度基础，才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同时，打造出生命力持久的新质生产力体系。

5. 老龄化社会的数字化应对策略

5.1. 对供给侧的赋能作用

数字经济迅猛发展之时，银发群体正逐步成为新型消费和服务体系的重要参与者。经过分析现有研究可以发现，老年人的网络渗透率和上网时间不断上升，其线上消费习惯也在逐渐形成。数字化既提升了银发群体的消费能力，同样在深层次推动了消费方式、服务场景及产业形态的转型升级。从供给侧出发，数字技术对银发群体起到的赋能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调整了人力资源供给结构，构建了灵活就业的新局面。数字经济对劳动力组织形式和就业结构

提出了新的要求，通过打通服务供给者和老年人之间的数字关联，形成了服务提供者、在线平台与老年群体三方互动的新型就业模式。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家政服务、老年配餐、互联网健康、线上营销、老年生活主播等新的就业方式，也催生了以银发需求为根基的新型就业形态。这既提高了劳动力配置效率，又为中高齡人群就业提供了更加灵活多样的选择，从而缓和了人口老龄化给传统劳动力市场带来的结构性矛盾。例如，在文化内容生产方面，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从“观看者”转变为“创作者”，用创作的方式去丰富退休的生活、找到精神上的慰藉和社会连接途径。数字技术的普及降低了创作文化作品的门槛，“银发网红”用新的形式演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已成为可能。银发群体是文化的传承者、集体记忆的守护者，其用怀旧叙事把有文化思想、行为准则、价值观的文化符号编码起来，形成了代际文化认同的传递链条，夯实了共同的情感基础和文化根基[10]。

二是促进了技术供给革新，推动了产业结构的换代升级。与年轻一代相比，银发群体的网络消费能力、愿意程度都比较低，导致生产者没有将其需求转换为现实的产品或者服务。根据银发群体的特点，过去生产者在产品的提供上更重视年轻人，数字化产品呈现出年轻化、智能化趋势，这加大了老年人获取数字红利的难度，使得他们不能平等地分享数字红利和数字化社会便利[11]。而数字经济将促使企业加快数字适老化步伐，根据老年人对可及性、共享性、便捷性等各方面的实际需求，数字技术被广泛地运用到智慧养老、在线健康管理、虚拟现实旅游、老年教育、数字图书馆等新业态当中，构建起更加多元化、精准化、高效化的银发服务体系[12]。这不但冲破了传统服务的时间与空间限制，又促进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实现融合创新。数字经济给出的一系列多样化的解决方案，既满足了老年人在基本生活、医疗保障、精神慰藉、文化消费等各方面的综合需求，又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智能化升级和技术驱动转变，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点。

5.2. 对就业结构的赋能作用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之下，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着就业结构，是劳动力资源再配置和就业技能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其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另一方面，伴随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高技能劳动者需求量显著增加，人口老龄化反而加强了对高技能岗位的匹配倾向，从而降低了其所带来的就业结构的失衡风险。其赋能效应包含就业技能结构变化、劳动力素质上扬与市场配置效率提升三个部分。

首先，数字经济使得就业技能结构由传统的低技能“单极化”向高技能“双极化”转变。劳动生产过程被数字技术重新塑造，中低技能岗位上的重复性劳动被越来越多的自动化智能设备所取代，劳动者开始从传统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数字经济催生了诸如平台运营、线上客服、数字销售、智能设备检修等新岗位。这种从“被替代”到“被转移”的结构性调整，既是产业升级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劳动力技能的重要驱动力。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具有技术能力和创新素养的人才需求量不断扩大。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的兴起，为中低技能劳动者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降低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结构性就业风险。

其次，数字经济提高了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及其创新潜力。数字经济时代，依靠人机协同、深度学习发展起来的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不断延伸着人的脑力和体力边界，使劳动者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均大幅提高。数字技术不仅能够降低劳动强度，还为低龄老年劳动力再度回归劳动市场搭建了技术条件，延展了劳动力的就业周期，优化了人力资源的整体利用水平。作为劳动力生产工具的数字技术，可以减轻劳力强度、提高工作效率，甚至为低龄老年人群提供灵活就业和延迟退休的现实途径，真正挖掘老年人力资本的潜在价值。

最后，数字平台的兴起显著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随着各种数字平台以及在线招聘系

统的大量使用，传统的劳动市场信息传递的壁垒被打破。劳动供求双方匹配效率得到显著提高，不仅降低了信息查找和沟通成本，还提高了劳动者在就业阶段的选择权和议价能力。这有助于提高就业质量，增强劳动力市场的韧性，实现劳动力供给和产业结构协同优化。在线招聘、算法匹配、远程办公等机制明显降低了雇佣双方的搜寻和交易成本，打破了传统就业模式下信息、地理、时间上的限制，提高了劳动者在工资上的议价能力，也提高了就业质量。

简言之，数字经济通过重塑就业技能结构、改善劳动力供给质量、提高市场配置效率，缓解了银发群体就业的结构性压力，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更加灵活多样的人力资源支持。更关键的是，数字赋能对于银发经济新业态转型来说，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人口老龄化持续加重的背景下，伴随着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以承载老龄人口消费和服务需求的银发经济正处在深度转型期。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支撑之下，银发经济中的新业态将不断涌现出来，促使服务模式、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向高质量和高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数字技术为银发经济新形态发展筑牢了基础。银发群体的总量大，且内部存在着较大差别，低龄老人、高龄老人、活力老人、失能失智老人、高收入老人、工薪阶层退休老人的需求是不同的。但在传统养老金融、银发旅游、康养服务、老年用品等各个领域，不论是产品，还是服务，都离满足银发群体差异化和个性化需求有一定差距[13]。而银发经济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正处于更高的技术起点上，其数据要素的基础更加完备，融合能力也更强。数字技术自带零边际成本、递增回报与广泛连接的属性，为银发经济和互联网平台、智能设备、智慧医疗等领域深度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极大提升了银发经济的技术层次、服务质量及其市场可进入性。

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具有虚拟形态、无限使用、规模效益、普遍赋能的特点。其不但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还可以促使银发服务体系在组织结构和供给模式上实现系统性升级。包括智能照料、安全监测、慢性病管理以及健康预警在内的新型智慧养老应用场景不断涌现，使得老龄服务体系向数字化方向转变。近些年，老年群体的体育参与意识不断增强，老年人体育锻炼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元化、层次化。数字平台依靠深度学习算法、大数据分析等前沿技术，搜集整理出各种老年人的身体状况评价报告、运动爱好及疾病特征等相关数据来创建起综合性的老年人体育服务供给体系。例如，湖南打造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湖南养老”智慧服务平台；浙江正在创建的“好社区”智慧运动健康中心，其功能均在于针对老年人的身体问题开展防治工作，并给予相应的医疗服务。此外，上海市黄浦区推出的“移动秘书”APP，由专业的社工对区域内老年人进行巡访，把老年人的基本情况、身体机能状况等同公共服务的大数据库相链接，将不能上网或者不愿意用网络的老年人的需求反馈到大数据库中。此举既可以推进社区网格化管理和精细化服务同步开展，也可以很好地解决老年群体服务需求表达被边缘化的现象[14]。

从市场与制度两个层面来看，中国银发经济正处在市场需求扩大和政策扶持并行的“双重红利”时期。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是提高服务质量，促使产业朝着个性化、定制化和高品质的方向发展。新业态把移动互联网、可穿戴设备、医药保健、慢性疾病预防与管理、医疗美容等领域融合起来，创建起包含心理关怀、兴趣娱乐、知识教育和消费服务的复合型服务体系，从而推动银发经济走向适老化、普及化和高质量的发展道路。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将老年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中，鼓励学校开办老年教育，提倡社会力量办老年大学；推动高校、职业院校设立老年教育相关专业及课程，培养符合老龄事业发展需求的专业人才，能够加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发挥其对银发经济的支撑作用[15]。

5.3. 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赋能作用

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推进阶段，应当用辩证思维来分析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复杂影响。人口结构深度调整确实会对新质生产力的要素基础造成冲击，形成劳动力供给减少、创新能力减弱等制约效应。但是，

人口老龄化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发展契机。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需以现实的人口条件为立足点，依靠结构契合和技术赋能，把挑战转变为动力。“随着我国老龄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越来越显著”[16]。以老年群体为对象的医疗科技、无障碍设施、智能家居、康养服务等各领域需求不断上升，为新质生产力的要素重组和技术创新打开了新通道。主动挖掘银发经济的潜力点，既能够改善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又可以催生新的经济业态、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开拓新的投资途径，从而缓解人口老龄化给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韧性和可持续性。数字经济是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以数据为核心要素的新型经济形态，为化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效果、催生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关键时机，其赋能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可以改善人力资源结构，提高劳动参与率和技能匹配度。平台经济、远程就业、智能匹配等措施拓宽了中高年龄人群的就就业渠道，让低龄老年人可以更加灵活地加入到劳动力市场中。数字技术降低了劳动强度，老年人仍然可以从事服务、运营、内容创作等工作，从而实现自身价值。二是可以对技能结构进行重塑，使技能转型和再培训机制得到改善。数字经济催生了关于数字技能、数据分析、平台运营、远程服务等新型职业，由此产生了终身学习、技能更新以及岗位适配的人力资本需求。该过程提升了老龄化社会的整体人力资本水平，也搭建了支撑新质生产力所需要的高质量技能结构体系。三是可以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引领银发经济和智慧服务新形态协同发展。人口老龄化导致的消费需求结构发生改变，这在医疗健康、康养照料、适老科技和智能住宅等各个方面都有体现。数字经济凭借高度灵活、模块化、定制化的特点，能迅速适应老年人的需求变化，催生出一批符合老年人多样化需求的新兴产业，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应用场景。四是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创建智能化的供需对接系统。数字平台用算法、数据作为驱动力来提高全社会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配置效率。就老龄化社会出现的区域性供需错配、结构性失调的情况，数字经济搭建了跨地域、跨平台、跨行业的整合架构，使资源流动效率大幅提高，整个系统的反应速度和协调性均得到了改善。五是能够强化数字场景中的技术更新换代和制度改革。智能养老、远程医疗、慢病管理、认知能力训练、无障碍科技等数字技术不仅可为老龄社会提供应对方案，还将助力人工智能、传感器、辅助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实现场景化试验与迭代升级，成为推动“以需促供、以老促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通道。依靠上述方式，数字经济既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抑制作用，又可以开辟出新质生产力的增长空间和制度基础。

6. 结语和展望

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急剧变化，人口结构变动给传统经济增长途径和新质生产力培养机制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本文从供给侧、就业结构、新质生产力三方面入手，对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影响进行了梳理，并且分析了数字经济在其中所起到的赋能作用。结论是，虽然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供给和创新活力下降，增加了公共财政压力，给新质生产力要素基础和支撑系统造成了实质性挑战。但是，人口老龄化又催生了医疗健康、智慧养老、智能家居和文化康养等新兴的消费和服务需求，为发展银发经济的新样态提供了广阔空间。特别是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之际，在智能平台的带动下，人力资源配置效率将得到提高、技术赋能将推动服务体系多元化发展、“数字适老化”场景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有效途径。因此，正确认识人口老龄化社会现状，利用好数字经济的优势地位，可逐步实现经济增长与银发群体相适应，进而达成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协同的转变。

展望未来，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一是增强制度引导及公共政策支撑力度。制定出与老龄化社会相适应的产业扶持政策、人力资本激励机制。二是继续推进技术适老化与平台普惠化。加快数字技术同养老、康养、医疗及文娱等各方面的深度融合，构建银发群体的智能化服务体系。三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场景型生态。以老龄人口需求为引导，创建银发经济试验区块，通过政策试点、平台合作和资本引导的

方式, 打造以数字经济为引领、以老龄化为驱动的产业协同模式。四是助力人口红利向技术红利转变。以数字经济为手段, 从要素驱动、技术驱动、结构优化三个方面同步推进战略转型。总之, 人口老龄化同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是简单的对立矛盾, 必须兼顾问题导向与技术牵引, 使制度、技术和人力互相配合, 才能达到人口老龄化形势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远目标。

参考文献

- [1] 李绍亭, 陈萱, 朱雅玲, 等.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城乡居民家庭消费的结构变迁与趋势预测[J]. 人口与经济, 2025(3): 54-68.
- [2] 王青, 赵胤宏, 金刚. 人口老龄化、新质生产力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J]. 工业技术经济, 2024, 43(11): 14-15.
- [3] 范国斌, 谢可欣, 彭刚. 积极老龄观视角下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发展的再探讨[J]. 调研世界, 2025(11): 42-56.
- [4] 穆怀申, 张献政. 人口老龄化、养老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究[J]. 人口研究, 2025, 49(1): 85-100.
- [5] 穆怀申.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协同[J]. 求索, 2025(1): 133-140, 206.
- [6] 肖周燕, 张亚飞. 人口老龄化、数字经济与就业技能结构[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4, 34(7): 170-183.
- [7] 马琦峰, 赵越, 王曼茹, 等. 人口老龄化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量”与“质”的考察[J]. 经济问题探索, 2025(1): 141-153.
- [8] 任悦, 张少华. 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给质量与产业结构升级[J]. 统计与决策, 2025, 41(9): 88-93.
- [9] 马丽, 乔国娇, 才让加. 人口老龄化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J]. 西北人口, 2025, 46(2): 113-126.
- [10] 李群群. 新时代文化供给适老化改革的现实堵点与破解机制[J]. 理论探讨, 2025(3): 76-82.
- [11] 曹献雨, 睢党臣. 数字适老化: 老龄化和数字化叠加下银发经济发展困境及破解路径[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6(5): 105-114.
- [12] 吕心妍, 睢党臣. 数字适老化赋能银发经济新业态的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5, 38(2): 56-66.
- [13] 宋辰婷. 老龄化社会背景下银发经济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路径[J]. 新视野, 2025(5): 98-107.
- [14] 陶涛, 范成文, 史庆玲, 等. 数字赋能老年人体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进路[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25, 41(5): 61-67.
- [15] 张雪. 人口高质量发展对银发经济的影响研究——基于数字技术创新和人口老龄化视角[J]. 经济体制改革, 2026(1): 57-66.
- [16] 武浩婕, 张威. 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消费市场发展影响分析[J]. 商业经济研究, 2025(12): 53-57.